財用考一

共四十

文獻備考 二十六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六十七

崇政殿 校正

財用考一

有一身之財有一家之財有一國之財而用之各有其道得其道則財恒足不得其道則財恒不足此則身與家國均耳我東方壤地褊小不及於中州之一省而三面環海土田膏沃間多有深山巨澤寶藏興焉眞所謂衣食魚稻之邦也檀箕鴻荒之世韓濊分裂之時固不足徵焉雖以高麗統三富强之業降

及季世國用殫竭家抽戶歛史不絕書裕於
節用匱於濫費此可驗已於休我　朝儀章
典則動擬中華文治太盛財用不贍固其勢
也然倉廩府庫之積錢穀甲兵之殷雖不古
若　列聖相承克昭儉德節以制度民無加
賦式至今休於戲盛哉大抵財爲國用而必
待漕運然後可以流通民生日用魚鹽是資
理財者不可不勾管至於錢布金銀何莫非
財用而皆所以利用而厚生者故先之以國
用次以漕運漁鹽又以錢貨終焉是爲財用

考第八凡四卷

國用

新羅之制王日飯米三斗雄雉九首太宗八年自減百濟除晝膳時和歲豐布一匹直租三十石或五十石民謂聖代王

文獻通考曰高勾麗王亦有分地以供私用王母妃王世子皆受湯沐田上下以賈販利入爲事

北史高勾麗傳曰稅布五匹穀五石游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

北史百濟傳曰其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量歲豐儉

差等輸之

高麗太祖即位初詔曰泰封王以民從欲惟事聚斂自今租稅征賦宜用天下通法以爲恒例見田賦考

光宗即位初定州縣歲貢之額見田賦考

十二年置修營宮闕都監制作踰節一歲費用足爲太祖十年之費

靖宗二年中樞院奏伏審制旨令進人蔘三百斤近來所進一千斤足以供御用國府之貢皆民膏血不可妄斂乞勿令復進王不悅門下省駁奏古之帝王節嗜欲去奢侈恭已修身虛心納諫所以養民庶而

致太平之業也今灾變屢作所宜齋心責躬豈可枉費無益之需以損民之膏血乞從密院所奏從之

七年門下省奏北路寧州等三十州東路高和等州鄰於狄境防禦事殷未嘗徵稅已卯年間有司奏定稅額前項兩路州鎮一年貢布五萬二百九匹折納餱粮一萬四千四十九斛由此邊民不樂請蠲稅從之

文宗三十年定祿俸以左倉歲入米粟麥摠十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六石十三斗隨科准給西京官祿以西京大倉歲輸西海道稅粮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二

石十二斗給之外官祿半給於左倉半給於外邑

李齊賢曰文宗躬勤節儉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家給人足時謂太平

睿宗三年京畿州縣常貢外徭役煩重銅鐵瓷器紙墨雜所別貢徵求過濫百姓逃流王命酌定各所貢物

毅宗十六年諫官伏閤上疏請罷別宮貢獻不聽王酷信陰陽秘祝之說每於行在集僧道數百人常設齋醮糜費不貲帑藏虛竭又多取私第爲別宮誅求貨財名曰別貢使宦者監領夤緣營私

臣謹按高麗史曰凡國有大事用度不敷則
臨時科斂以支其費高麗自毅明以後國用
匱竭諸般科外徵斂之載於食貨志科斂條
者有不可殫記故只錄其略干條

明宗十五年受私獻穀宗時凡金國所贈絲絹等物半入內府半付大府王卽位悉入內府賜諸嬖媵府藏虛竭徵求至此

十六年左倉竭無以頒祿借典牧司布六千匹白銀六百二十四斤將作監布三萬匹以補之

十八年制曰百姓乃國家根本朕欲[illegible]其安土樂業故

遣朝臣分憂宣化除歲貢外貢獻之物一切罷之
權敬中日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
令外明宗曾有哀痛之詔今又有懇惻之詔而
吏莫能悛民不底綏者非令之不善也乃行之
之誠未至故也
熈宗四年改營大市左右長廊又搆太倉南廊凡一
千八十餘楹經用不能供五部坊里兩班戶歛米粟
傲賃供役兩班坊里之役始此
高宗十二年築地庫於太倉備火灾也可容二十餘
萬斛

四十二年蠲諸道郡縣三稅外雜稅

元宗二年國贐不足令文武百官出銀布以充之後遂爲例

十二年都兵馬使言近因兵興倉庫虛竭百官祿俸不給無以勸士請於京畿八縣隨品給祿科田從之至是宰樞請悉屬迎送庫以充國用王不從時國用虛費大府虛竭官吏不堪徵責太府注簿姜渭贊等祝髮而逃內莊亦匱御供闕一夕洪子藩言於王曰若欲修德莫如省太府供御之費禁市肆侵割之害王默然

忠烈王元年時帑藏匱竭令文武百官以至致仕官員及坊里編戶各出銀布有差以充國用自是以爲常例又置盤纏色自諸王宰樞至坊里歛銀一斤至一兩有差王將入朝故也後以爲例時府庫殫竭無以生財令無功及不次而求官者科等納銀國贐都監而後授職時齊民苦於徵歛爭屬鷹坊而王所知之實戶則二百五戶餘皆嬖倖之私屬皆歛銀布時人語曰飼鷹非肉銀布滿腹

四年命宦者金子廷等考太府歲入時太府以內僚口傳內侍院傳請舉行府藏殫竭金周鼎患之謂子

廷等内僚之首可以抑此弊遂請王以子廷等爲別監考太府歲入以減其費其後口傳傳請益繁而内僚引例求焉各司別監莫之能禁矣

都評議使言太祖奠五道州郡經野賦民皆有恒制近來兵饉相仍倉儲縣罄橫斂多逋戶衆宜括民戶更賦稅由是累發計點使而未見效

十四年兩府宰樞議先王設倉廩儲蓄積以充國用而備凶荒比來郡縣惟患賦稅多欠百官月俸且未准給國家如有不虞之需將何以支宜立直倉員吏據兩班祿科田數當秋科歛以贍其用從之於是張

榜約日斂米隨品有差至於工商賤隷科等收納時王別置御庫名曰內房庫使黃門一人掌之分遣朝臣于各道稱爲勸農使擇公私良田聚民耕種除其貢賦又牒郡縣戶斂銀紵皮幣油蜜至於竹木花果悉皆徵納輸之內庫勸農使纔得六品而往者不數年間超拜大官或登樞府由是爲勸農使者爭以掊克聚斂爲事郡縣日益凋弊內庫之物王即分賜諸黃門及左右嬖幸亦無所儲

洪子藩上書曰國用漸乏除積勞者有功者從王入朝者外新除官者隨品納稅以資國用

雞林舊有一庫名甲坊賦民綾羅貯之充貢獻羸
餘甚多皆爲留守所私忠烈王時權㫜撤甲坊以
其綾羅支三年貢更不賦於民
二十四年置有備倉時羣小得志貪殘斯作貢賦不
足經費難繼國家有事則必自文武庶官至民庶斂
銀布王以爲富國莫先於農設典農司又置有備倉
以應倉卒之需以護軍裴庭芝幹其事科外箕斂民
多怨之
忠宣王即位初王諭諸道務農使曰國無三年之蓄
國非其國如有緩急猝索於民欲民之無怨而集事

得乎凡民匿于豪强之家者日益富逸孑遺殘民困於賦斂此專是奉使者徇私背公之致也予其憫之爾其各體予意痛革其弊其有不從者隨其所犯處決然後申報僉議府

二年宰樞議遣採訪使于諸道更定稅法或曰今郡縣田野盡闢宜量田增賦以贍國用宰樞恐其所占田園入官事遂寢

忠肅王元年以知密直事蔡洪哲爲五道巡訪計定使內府令韓仲熙爲副使民部議郎崔得枰爲判官將式目都監所啓條畫酌定損益傳旨曰巡訪計定

使蔡洪哲等所定貢賦視州郡殘盛均定其額以贍
國用要令百姓安業
十五年王將入朝置盤纏都監令百官及五部坊里
出苧布又於京畿八縣民戶歛布有差於是姦吏因
緣橫歛中外騷擾
忠惠王四年政丞蔡河中等請蠲職稅不從先是嬖
人寗夫金承命從江陵道索人蔘蒔蔘貴不多得懼
王罪已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於江陵道見有職者
退居鄉里病民頗衆故臣爲殿下徵其職稅蔵諸州
郡以待上命有職居外者非獨江陵五道皆然若從

臣計有利於國王納之代言閔漁勸之於是分遣嬖人諸道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人聞令下或挈家登山或乘舟而遁焚山澤而索之禍及於族民甚怨之故河中等請除其弊王欲從之漁又勸之徵稅益急慶尚道有一散員同正者貧甚賣盡家產不充其額其女痛父被辱斷髮賣布以納父及女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亦被其害其船稅財帛巨萬途道轉輸牛馬踣斃沿海州郡之民逃匿山島至有漕運不通

忠穆王元年罷內乘鷹坊以寶興德寧庫所屬土田

奴婢各還本處

李齊賢上書都堂曰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輟而不爲毅陵嘗責前王慼金之衣揷羽之笠非吾祖舊法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稷徒以儉德也近來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而國用匱請以各務儉約諷上而化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者迫徵暴斂之布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夤緣爲姦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充來歲雜貢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三食邑既立之後百僚俸祿不備夫以一國之主取羣臣養廉之資以實私藏

豈不貽譏後世請罷諸兩宮罷食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祿州郡遠年貢賦之逋欠者有司百計迫徵十分莫得其一秖是斂怨而已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貢賦一切蠲免於是宰相相議釐革先罷内乘鷹坊寶興德寧庫所屬土田奴婢各還本處又發新宮所貯三食邑布四千餘匹歸廣興倉

恭愍王五年教以雞林福州京山府所貢綾羅紬布毋納德泉庫輸廣興倉以補百官之俸鹽稅布三分減一又下旨賊臣之黨擅占山澤重收其稅國用日

乏民生益凋自今山林屬繕工澤梁屬司宰弛禁輕稅

十一年行宮所需金銀乏少王之用度無節洪彦博白曰內帑之儲何如在都時經費宜加裁省王熟視不應彦博退曰言不見從是何訑訑也

是年以調度不給增斂於民大戶米豆各一石中戶米豆各十斗小戶米豆各五斗名之曰無端米民甚苦之無端方言無妨

監察司上言大軍之後公私俱匱況慶尚道國之根柢宜廣儲蓄以備不虞今隨駕員吏仰資廩給

者月費三千餘石朝官衛士不可減省宦官之輩未有定額耗廩太多除供職外餘悉汰去今又軍餉不給而各道賜米頗多自今不得已有內賜則下旨都堂施行

時雲巖寺僧請都堂請給餉客之米宰樞議給轉輸都監米五十石三宰李成瑞方在告錄事請署其案成瑞嘆曰今領祿不給而雲巖僧惟其所欲請養居僧則與之請食役夫則與之今又給餉客之費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用國用焉得不匱遂不署

辛禑十三年禑令寶源庫進綺絹百匹别監版圖摠郎李蔓實以庫匱不卽進禑怒杖二百又以廣興倉告匱減百官俸

十四年三翁主諸殿供上之物甚夥常滿庫之布一月用三千九百匹以倉庫俱竭預徵三年貢猶不足又加橫歛

恭讓王時憲府疏曰今六道觀察使所報墾田之數不滿五十萬結矣而供上不可不豐也故以十萬而屬右倉以三萬而屬四庫祿俸不可不厚也故以十萬而屬左倉朝士不可不優也故以京畿

十萬而折給之其餘止十七萬而已凡六道之軍士津院驛寺之田鄉吏使客衙祿廩給之用尚且不足而軍須之出則無地矣而今又欲給私田於外方未審供上祿俸之費津院驛寺諸位之田何從而出乎方鎮之兵海道之軍何以供億乎萬一有三四年水旱之灾何以賑之千萬軍饋餉之費何以供之殿下不於此時儲國用以足祭祀賓客之用豐俸祿以厚百官足兵食以養三軍而乃反嫌巨室之流言不念生民之大害飢三軍而長六道之邊寇薄俸祿而隳百官之廉耻缺國用而乏之

祭祀賓客之供豈經國濟民之政乎願殿下凡居京者只給畿內田不許外方給之定爲成憲與民更始以足國用以厚民生以優朝士以贍軍食見田賦考

恭讓王三年命三司會計中外錢穀出納時都評議使司專摠國政而金穀出納唯六房錄事白牒施行事多猥濫侍中鄭夢周置經歷都事綜理庶務籍其出納弊祛事理

趙浚上書曰令都評議使移文中外官司者皆出納錢穀殺生威福發號施令等事所係至重而使

一錄事署名非通變防奸之道也願依印朝謝之例凡都堂文牒必令印之舊制下王牌於諸倉庫官司必印以行信實今內竪獨署其名亦非所以防奸也願凡所內用令都評議使供之毋下王牌以塞內竪盜竊之源

鄭道傳疏曰臣聞三司會計佛神之用居多焉財用之妄費者莫斯若也伏望申命有司除祀典所載外凡中外淫怪謡瀆之舉一皆禁斷則財用節而無所妄費矣

鄭麟趾曰三國末經界不正賦歛無藝高麗太

祖即位首正田制取民有度而惓惓於農桑可
謂知所本矣光宗定州縣貢賦景宗立田柴科
成顯繼世法制愈詳文宗躬勤節儉省冗官節
費用太倉之粟紅腐相仍家給人足富庶之治
於斯爲盛毅明以降權奸擅國斲喪邦本用度
濫溢倉廩殫竭及至事元誅求無厭朝覲餽遺
國贐等事家抽戶歛徵科萬端由是高麗之業
遂衰當初食貨出入之制屢經兵火不可備考

本朝 太祖元年 上即位升殿下教蠲徭役裕國
用

大司憲閔開等疏曰東韓之地介在山海生齒之數財賦之額無幾豈可不量其出入而妄費哉前朝小有災變則不知恐懼修省惟務事佛事神糜費不可殫記此 殿下之所明知也願自今服飾器用宴享賞賜一從儉約佛神不急之費並皆革出 上嘉納之

鄭道傳曰倉廩府庫之於國家關係實重其所以充實與虛竭在乎慎其盖藏量入爲出之如何耳國家凡諸倉庫之名皆因前朝之舊曰廣興所以支百官祿俸曰豐儲所以儲國用備凶

荒不虞之災曰長興曰義倉所以賑貸於貧乏
者也曰義成曰德泉曰內藏曰保和曰義順等
五庫所以供內用也前朝之季權臣李仁任林
堅味等用事瘠公肥私攘奪田土籠絡山野而
又辛禑用度無節帑藏皆歸於宦寺婦人之手
以至倉廩空竭幾無擔石之儲矣惟我殿下
正經界而均田崇儉素而節用重祿有勸士之
風太倉有紅腐之粟則其所營造修葺誠有不
獲已者也又曰國家以三司掌錢穀所入之數
而其出也承都評議使司之命而行之盖有得

於周官遺意者矣

二年 敎京中豐儲廣興倉及各司屬田外方軍資田不許分屬並稱國用田所在官以恒貢之數輸納其餘則收納其官以備軍資

鄭道傳曰國家賦稅之法租則一出於田而所謂常徭雜貢者隨其地之所出而納之官府盖唐租庸調之遺意也 殿下尚慮賦稅之重有以困吾民爰命攸司改正田賦詳定常徭雜貢庶幾得中正之道然租則驗其田之閑荒所出之數可稽其常徭雜貢者但定其官府所納之

數不分言其有戶則出某物爲調有身則出某
物爲庸吏緣爲奸濫徵橫歛而民益困豪富之
家多方規避而用反不足此則有司之責也
七年　傳旨都堂命內帑錢穀布帛依宋朝例令三
司量入爲出如有兵興臨時取旨量宜調度
鄭道傳曰前朝之制置料物庫掌饋食之粟司
膳掌饔餼膳羞之烹熟司醞掌酒醴內府掌布
帛絲綿以供衣服司設掌帳幕床褥以供鋪設
皆以朝士職之憲司以時體察稽其盈縮之數
可謂得周官之意矣自忠烈以下臣事元朝世

降公主宮掖之費爲多或朝燕京留侍都下其
道路之費盤纏之用在所當辦於是始置德泉
義成庫之屬然其田口貲貢或損內帑以齎之
或出於王氏外家之世業或出籍沒之家不在
經理之數而遂爲人主之私藏也　殿下在潛
邸獻議欲盡革之歸之國用當國者持之甚力
故不克如志然因是而革去者不啻十四五及
卽位以五庫七宮悉歸之公用昔光武罷小府
禁錢歸之大司農以充公用以今方古實無愧
焉第緣卽位之初草創更始庶事繁浩用度甚

廣而其出納之際有司拘於文法或不能給事機多失於是斟酌損益與即位之教不同者有焉然權一時之宜耳其成法則未嘗改也

太宗即位初因書雲觀上言以麗朝裨補所各寺土田之租永屬軍資以備三年之蓄見田賦考

國初設煙戶屯田給種一斗收其所出五斗以補軍資至是因司諫院疏罷之

十五年 教曰聞尚衣院一月熨斗炭例入八石是亦出於百姓宜減其半京畿民冬則困於薪炭夏則困於馬蒭內廐馬只留四十疋宮中供御已令裁減

其在外凡干御供之物亦可量減須要惠及民生

十七年除諸道進膳禮曹判書卞季良奏人主一身宗社生民之所托奉養調護不宜不謹　上不允

世宗二年戶曹以繕工監所儲炭將盡請令州郡預納明年貢炭　上曰方今盛農之時不可役民姑省之以待秋成乃命條錄用炭之數親減內用炭數十石仍令承政院計一年所用量減之所減柴炭甚多民賴以息

三年　上於慶會樓東構別室覆以茅務令儉素見戶外有藁席問曰誰爲此乎自今非予命雖小物勿

納于內

二十六年　教曰王者之政輕徭薄賦而已其諭諸道凡非法之歛不急之役幷停罷以厚民生

二十八年下書議政府曰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調亦然以此而觀人君取民有制不得任意增減今則不然征歛無藝用度無節故或因事而加歛或預徵數歲之貢朴𡺸嘗請依唐租庸調法略定制度未卽施行予謂歛民無節則君之所用亦無極而秦之箕歛唐之進奉由此而起當依租庸調法量時宜加減其數定數之外不得一毫增歛則民志有定用

度有節而官吏貪汚者亦不私其姦矣
時以魚孝瞻爲内資判事孝瞻曰官無可不可顧
吾所以絲毫補國者不在官在吾耳乃明會計較
經費儲備有素出納以節凡百供進之物以豐以
潔無或闕乏又請以庫中雜物不切公用者償典
隷倉卒自備之債 上從之 世祖在潛邸聞之
曰賢者正如是矣
世祖二年汰冗食省浮費以節財用不數年間儲峙
盈衍民日殷富
經國大典 凡經費用橫看及貢案○凡物出納之

數京則季朔外則歲季會計啓聞○支供凡物本曹
關外諸司驗承政院承傳帖印支供監察出納○凡
收稅貢之物限翌年六月上納田稅外貢物則限二
月

十二年 上以經費無據貢賦不均詳定規式於是
吏易奉行民獘悉祛

成俔曰自國初至 世宗朝諸庫公物官不知
檢闕内饌物承政院專掌而所食皆御膳之餘
食之不盡又分送于其家如有宴會則禮賓設
筵酒官進酒倉庫之吏獻伶妓纏頭之幣米穀

十石以下擅頒與人一日所用大抵紙數百卷
酒數百瓶他物稱是朝官旅寓者借落庭米於
倉官小不下數石雖名落庭而其實正穀也借
器皿於官借而不納官亦無問虛費萬端自
世祖朝更六典成横看之案雖至微物皆啓稟
然後用之由是人無濫用
成宗八年 教曰生財在於務本裕財在於節用如
欲節用必先儉約蓋奢侈則用必廣用廣則財必竭
念我東方地力疎薄勤儉節用猶患財用之不裕況
棄本逐末生之者既寡爭相華侈用之者不節哉予

爲是慮嚴逐末之禁定役民之法罷不急之務除無
益之費庶不擾爾人民爾人民盡力農桑勿爲惰慢
崇尚節儉勿爲奢靡量財節用勿爲橫費家之與國
大小雖殊其體則一苟能存心省約裕國乎何有
燕山時加定貢案因用度侈張常貢不足以供其
需於是加定以充其用鉅邑小府須物不均細分
名色繁若牛毛
經筵官趙光祖奏于　中廟曰今國家經費甚多
故未能減貢賦須與大臣商議減其經費然後可
施愛民之道又奏曰今觀各邑之貢土產不均又

皆防納一升之納徵以一斗一匹之納徵以三匹因循積弊至於此極朝廷豈不爲生民計也古之君臣相戒勑者無非民事後世則徒慕爵祿而不念民功也

宣祖三年設正供都監領議政李浚慶等欲救民弊別設都監以三公領之選朝士之有才識者充其郎將以均列邑之進貢以利於民

承旨奇大升奏曰一年經費甚爲浩繁而前年稅入只七萬石經費必考古事一切減省量入爲出可也假使來年稅入可至十萬石而引用者四萬

石後又如此至於三年所儲盡矣

大司諫李珥啓曰　祖宗朝稅入甚多而費用不廣故一年必有贏餘如是積年至於紅腐勢固然矣今者一年之入不能支一年之出而權設日滋冗官太多每以宿儲供經費二百年積累之國無一年之蓄臣意量入爲出盡革不急之官無益之費而典守之官嚴明規畫不被偷竊然後庶不至罄竭矣又奏曰稅入似當酌宜加定以裕國用而民生甚困勢不可加必須先解積苦以悅民心然後收稅始可得中矣我國貢案不度民戶殘盛田

結多少而胡亂分定且非土產故防納之徒得以
牟利而齊民困苦今須改定貢案量其民戶田結
均敷平定而使之必貢土產則民解積苦矣
司宰僉正成渾疏曰京中各司或費多而所貢少
豫徵來歲而猶不足者或費少而所貢多充牣委
積而化爲塵土者有南物而賦之於北道者有陸
產而收之於海邑者至於進上之獻乃萬民惟正
之供也而民之不供本色已久其中亦有草葉木
實初不足以供兒童一戲之資而使吾民賣衣與
食而進之使 殿下而知此則寧不欲輟一朝肥

甘之享而免吾民一日塗炭之苦乎今之言者曰
進上上供也倘非自　上裁損則臣子不敢言蠲
減之事是不然昔者唐羌請蠲荔枝孔戣請蠲蚶
蜊而其君賞之良史書之誠以事君之道不在於
奉承而在於安民故也今之進上有日獻月獻歲
獻之規固不可盡廢而京營之日獻出於孫舜孝
市寵之計貽害於民君子固已非之其餘歲月之
獻豈無無益之物可以裁損者乎

壬辰倭亂以後國用不足減百官祿俸各品皆無細
布楮貨

左議政李恒福奏曰國初稅入四十餘萬石而軍士廩料四萬餘石祭享所用四萬餘石貢物亦不過此頒祿之制刑曹都官正郎之祿四十五石

中廟朝三倉舊儲二百三萬石壬辰之初舊儲五十餘萬石已縮三分之二即今人口則比平時僅十分之一田結則不及平時全羅一道矣

李晬光曰軍資監平時有三十萬石故癸巳倭賊退去後尚餘四五萬石以助軍餉以賑飢民今倉穀不滿萬石脫有緩急何以濟之夫國無六年之蓄古人猶以為急況無一年之食乎是

故均田節用乃生財之大道也
二十九年諭南方士民曰顧念兵興以後國家多事而經用甚廣戍守轉輸之勞餽粮齎送之費出於徭役正供之外者不可勝記朝徵夕發頭會箕歛而力不得不殫財不得不竭使予赤子困頓流離丁壯或縊於道樹老羸皆塡於溝壑負罪省愆焚灼在心
體察使柳成龍啓曰賊退後戶曹急宜叅商一年經費之數撙節贏縮定其民間所出之物又分列邑殘敗稍完處或仍舊或半減或全減預先明白移文使民間曉然知之然後朝廷惠澤得以下究

而貪官猾吏不得依憑措手於其間矣此乃今日
急先之務而車駕還都已久該曹尚不看詳知委
責出督辦一如前日各司下人之失業者散出民
間虛稱防納貢物作弊多端溝壑僅存之民不勝
其困畿甸尤甚大槩戶曹之任至爲緊重臣意急
速籌吝區處極擇有心計幹辦之人爲堂上郞廳
勿拘常規必得其才以重經費之任使民蒙一分
實惠而國用不至益竭幸甚
四十一年完平府院君李元翼建白剏設京畿大同
旱田水田每結收米十二斗

仁廟朝又因李元翼所奏設江原道大同嶺東九
邑每結收米十四斗嶺西七邑每結收米十二斗
未量十邑每結收米十六斗　孝廟朝右議政金
堉陳劄剏設忠淸道大同旱田水田每結收米十
二斗沿邑以米上納半山半沿米布參半上納山
郡作綿布上納又設全羅道大同旱田水田每結
收米十二斗沿邑以米上納山郡作綿布上納
肅廟朝因都承旨李元禎所奏行慶尙道大同旱
田水田每結收米十二斗沿邑以米上納山郡作
綿布上納黃海道又行大同旱田水田每結收米

十二斗

臣謹按我國經費皆出於土地國初則略倣前朝之制而損益之 世宗朝始定貢案燕山時大紊亂 宣祖朝略加釐整大抵各道各邑隨其土產直納于京司而皆出於民結外則有負載輸納之弊內則有操縱點退之患國用常患不敷而防納刁蹬民不堪其苦自大同刱設之後從其各道田結之數作爲均平收米之規旣計其所收又量其用度磨錬作貢定出主人逐等給價自京進獻以爲

祭享御供及其他經費餘則儲置各邑以備
公用前後設施及議論並見田賦考
光海時以營建財乏賣官贖刑以補國用又許守
令納銀領議政李元翼奏曰近觀朝廷用度日以
寖廣亂後人民財力比平時未十之一而自上不
知財力蕩竭舉措之間鋪張虛文靡費財物漢文
帝時紅腐貫朽猶惜百金況此時乎頃日戶曹判
書黃愼獻理財之策五條仍命收議于大臣臣以
先省浮費獻議但近來浮費皆自上所爲非戶曹
可得擅省也聞目今地部無蓄各司皆空雖日日

加賦於民以充之亦不能繼矣黃愼雖百竭心力經營措辦亦無如之何高麗末葉時用度浩大督責於戶部以令官爵言之則戶部判書叅判盡賣自己田産猶不能繼乃相率而逃去比如食盡之家自然流離財匱之國安能保存願 主上崇儉節用以保民生以安國家不報

仁祖反正初設裁省廳凡國家經用悉從儉約上供之物減之又減大臣慮其難繼 敎曰若比閭閻時亦不爲苦矣又 敎曰民惟邦本食惟民天視之如傷使之以時雖 山陵之役勑使之需毋使責辦民

間取各司所儲米布以用之亦以內府之物助其費
副提學鄭經世劄曰積峙糧餉是莫重之急務而
廟堂未有善策惟有節經用一事爲若可講而又
不能大爲變通只汰得一二微官減得若干下吏
而止議減　祭用御供則其名甚大而其實則縮
節無多諸大將軍官雖未知名額幾何餼廩幾何
而度亦應不甚小用以扈衛得力亦不甚多而終
不能罷去蘆田設屯魚鹽收稅等事亦係拮据軍
餉之事而兩司論執逾月尚未得請如此而欲望
省費治財以裕軍食不幾於捧土而塞孟津乎

執義趙錫胤疏曰今之冗費臣不可得以詳知若以所聞槩言之則司饔院燔造爲御器也而厥數過多多爲諸提調之所分價布之不入於燔造之用中間爲尾閭泄者亦有之云此不可量用而省之乎繕工監草薍爲國用也而提調私占幾與公用等應求之數又出於公用之中云其刈運所需之費獨不出於民而若是其濫用乎司僕草價之米出於宣惠廳者厥數浩大而不盡入於國馬之喂養兵曹步兵之布乃是正軍除番之價而多費於諸官之月俸料米尺布何莫非生民之膏血而

不之撙節乎臣之所聞甚狹 殿下若詢問有司則可盡知之矣此等冗濫之費量入爲出則可紓民力節縮收用則可補軍餉不可謂屑屑細事而不一變通也

五年弘文館以亂離之後軍需不足請以民結收布
上教以民亦瘼矣不允備局議私相通諭於京外朝官士大夫使之隨力出布以補萬一 上曰今此出布不得已之意如有不肯者切勿勒定致有怨言

孝宗元年備邊司以西路站上之費請除出司僕寺銀子多則六百兩小則四百兩量宜分給于京畿黃

海等道以爲站上之用　上曰如可用之何必只給六百兩乎畿甸尤甚凋弊先爲顧恤可也又爲除出京衙門及五道監兵營穀物米布移報兩西京畿站役都數米一萬七千一百石綿布四萬七百五十匹麻布五千五百匹銀七千六百兩　上又下內司米布於該曹使之移送常平廳以補民役

參贊宋浚吉疏曰十數年來搢紳之間有國邊民邊之說行焉盖以惻怛愛民者爲民邊掊克幹辦者爲國邊臣嘗以此爲亡國之言民即國國即民分而二之寧有是理古未嘗有此語惟　殿下不

可不知此也

肅宗八年大司憲李端夏疏請自今年爲始必以一年稅入析爲四分而計國家經費約之於三分之中不足則上自 祭享御供先加節省以至大內侍御掖庭下人百官祿俸各司吏隷宿衛軍兵或減其廩料或汰其員額百司公用一切裁抑各 陵忌辰祭油果及果品加以染苧彩花其費不貲亦非正禮豈不可以裁減乎若以衛文公衣大布漢文帝衣弋綈履草爲集上書囊爲殿帷爲法則民力可省國儲自裕矣 上嘉納遂除綵花之規

二十年命裁減諸宮家京各司諸般身役自本衙門及兵曹給代備邊司啓訓鍊都監御營廳禁衛營守禦廳戶兵曹則各其本衙門稍有贏餘故自本衙門充數内司以下諸宮家則裁減之數折半還償已爲稟定矣諸處還報數以綿布計之則當爲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匹而諸衙門遺儲中綿布見存之數無多以兵曹所在銀子計價則當爲二萬七百七十一兩請令兵曹及各其裁減衙門使之照數與受 上允之

二十三年以年事荐飢自丁丑十二月爲始裁減

御供以下雜物及各司用度以三年爲限令該廳以
其所減之物仍給各其衙門以充畿湖上納全減及
身布作米之代其中無全減與作米衙門令賑廳取
用京各司所減一年米一千四百五十三石綿布八
千六百匹銀四百七十四兩錢一千七百六兩又以
百官四孟朔祿俸爲逐朔散料
右議政崔錫鼎劄曰量入爲出有國之通規我國
常年稅入不過十三萬餘石一年經費乃至十二
萬石 宗廟百官之奉居三之一其二爲養兵之
需脫有灾荒稅入衰縮恒有新不繼舊之慮古者

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或有水旱灾荒賴此爲備故國無六年之蓄曰急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國無一年之蓄而又有新舊不繼之憂今行臣之計量减兵額則冗食既省經費自紓經費既紓則不待减供節廩而用有餘地矣又曰救民之政不可少緩猶其次也君德爲本卽今乘輿供奉多所减損固已播聞於民聽而竊見大內修理一番價米多至數千石此雖係官家其視膳羞衣襨之屬亦似有間欲望姑令安徐以待稍稔此外凡百之可以酌損而關於經費者

併罷 聖意則所減雖小爲益實大
四十六年 中宮殿教于大臣曰近來該曹儲蓄蕩
竭故自 上預念殯殿山陵器皿等物所入銀子以
純銀打鍊封置前頭 殯殿山陵所入銀器自內當
下所封置銀子如樣造納可也 殯殿所用金盞三
具旄一坐三四年前已爲造置今欲以此用之耳自
上以爲近來諸道年年凶荒今番通信使所來銀子
出給戶曹而其餘數則並江界內司奴婢貢布代銀
子同爲封置將以備前頭賑恤時所需而仍曰若得
年年豐登不煩用此則幸矣今日國事不幸此等事

豈可不使大臣知之乎閏月衣襨曾已製置常時所
御衣襨今又備待該曹則雖衣襨之屬不必一一如
例準備只待內間書示始為備納務遵平日省約之
意毋為虧損　聖德之地幸矣
今　上二年戶曹啓本曹常年經用必有米十萬石
綿布七八萬匹錢十六七萬兩然後方可以支過一
年而今年收租摠計諸道米僅六萬餘石綿布二三
萬匹錢則海西山郡元作錢及嶺底五邑稅穀作錢
合為四五萬兩其所不足米則四萬石綿布則五萬
餘匹錢則十餘萬兩矣祿粮不足代江都米取用旣

已陳達關西各庫有綿布二十五萬餘匹錢三十二萬兩云目今曹事若是窮急不可不急時變通關西綿布限三萬五千匹錢六萬兩趁今輸來以爲補用錢布代則請以一年條稅穀還報　上允之先是景廟甲辰因戶曹啓取用關西補軍廳錢四萬兩至是又輸錢布地部之取用關西錢布始此

閔鎭遠曰地部一年所入若過十萬石可以支用一年未滿十萬石則用度大窘至於稱貸繼用而近年以來連値凶歉國家吉凶大禮稠疊一年所入常不滿於十萬而所費輒過於十萬

以此江都北漢所儲軍餉及賑廳積年拮据之穀爲地部所取去蕩然無餘今則亦無稱貸之處可謂岌岌乎殆哉内用物種若有大同事日中所無者則例爲責出於市民自地部給價而此等物近來地部亦不給價市民求得此物之際十倍其價而艱辛貿得又費許多賂物僅得進排而皆出白地不得其價况市民別貿昔則至罕而今則至繁以此貢物人及市民無不倒懸試以柴炭言之 祖宗朝則宮人不敢居處於温堗而板房席以登每以過冬月今則闕内

柴炭有裕濫觴於宫人族屬家以至狠藉竈庭販賣資生且宫人宦寺掖隸　祖宗朝皆有定額今則比大典額數不啻倍蓰宫人近千宦者至累百掖隸亦多增額凡宫女一人一年粮資饌物衣履貢物價米用下之數通惠廳地部而計之則殆過百石一人費米百石則十人爲千石百人爲萬石近千宫人當費幾萬石耶宦官掖隸之費雖不及於宫人而皆受厚廩且給衣資數多則費繁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若非大更張大振作必將民窮財竭然則如之何而可曰

貢物物種元定之數每朔以進排用下之數入
啓自 上考覽俾無加用之弊或有加用之命
則該廳入啓爭執事永爲定式戶兵曹逐朔用
下之米布比準於數十年前文書近來加出者
之不緊名目皆永除之舊各殿貢物之仍存者
皆除之宮人宦官掖隸一依大典額數而額外
皆減之燕京別貿等事痛皆革除內司及各宮
雖難猝然盡罷依周禮之法使廟堂摠察以一
年應用之數作爲定式又以米布錢量定其數
以備內間別用及不虞之需而土田魚鹽柴場

折受處計其一年應入使之僅足於一年應下之數其外皆革罷之每朔以所捧所下之數作爲文書進呈廟堂廟堂考覽若有定式外過濫之事則廟堂罪其次知內官如是變通則官府財用自當有裕而治平之道可庶幾也

十四年兵曹判書朴文秀稟定兵曹二軍色騎步布捧下節目先是二軍色經費出入極其浩繁而應下與別下都無別白謄錄官不檢察吏生奸竇故尾閭之泄殆無限節至是稟定逐朔魚鱗秩月令秩每當應下秩春秋兩等秩一年四等秩一年一度秩式年

例下秩一一分類列書而必書其應下錢布之數於
各目之下彙成一卷名以魚鱗冊而無時別下之有
舊例者亦爲別書於魚鱗冊末端凡用下時使筭員
考準所載之目一依前例磨鍊至於別下之或無可
據前例而不可不用下處則堂上商量其當下與否
在新十分當下者然後始依應下例擧行六道騎步
布井間冊初頭書各道應捧都數而過入當盡捧之
後捧綿布及錢幾匹幾兩內入當用下綿布幾匹錢
幾兩遺在幾匹幾兩書錄筭員姓名以便憑閱

十六年 命藏庚申田租後使惠廳及京外各衙門

區畫戶曹經用

庚申條田稅因　特教蠲减者米十萬九千七百九十石大豆八萬五千七百六十六石綿布麻布六萬四千一百匹錢一萬三千四十三兩收租應上納之數以沿海大同磨鍊移劃倭料公作米大豆以本道曾前磨鍊各邑大同移劃戶曹放料所用小米大豆以海西詳定關西關東常賑穀磨鍊移劃戶曹需用海西作錢三南稅綿布代以兵曹軍門綿布或關西統營錢並雜費磨鍊移劃

領議政金在魯啓曰今年田稅旣已蕩减守令之

衙祿公需位及諸宮家民結免稅則乃是民田中
以所捧之稅或作官用或宮納者也此亦不可不
使之減稅而守令則以還耗代爲取用諸宮家則
以儲置米代爲出給似宜如學位水站位亦有以
民結收其稅而用之者請令一體施行 上從之
續大典 經費衆用大同事目○每月初本曹郎官
與監察同審有錢穀各司倉庫以啓○凡官庫錢穀
京外官料理爲名那移防納者依那移出納律論
二十五年 命刊行各殿各宮供上定例六卷國婚
定例二卷各司定例十二卷尚方定例三卷名之曰

度支定例先是各殿各宮進獻未有一定之案貢人
日困經費日匱至是因戶曹判書朴文秀所奏 上
命書進內入物種御筆逐條定例一併減祛至於應
入物種亦多特減見減者累萬計大小嘉禮時進排
物種謄錄不一輒臨時啓稟舉行故多寡不同靡費
殆無限節 上命書入謄錄一通以御筆逐條存減
凡名色之浮華者數爻之過濫者一併省減其所省
減之數亦至於累萬之多王妃嬪宮嘉禮法服之前
用紋緞者代以鄉織大君王子公主翁主命服之前
用紋緞者代以廣織其他紋緞併以廣織代用紋紗

並以廣紗代用紫綾褥以吐紬代用人蔘煎果代以冬瓜絲花代以紙花教命寶冊所裹用雲紋緞其他袱及床巾並用磻紅七升昂紬內袱則磻紅九升昂紬進排而至如珠貝之屬一併特教減祛各司進排曾無恒定有古無而今有者前少而後多者有當給而不給者不當給而給者濶狹專出於一時判堂之意操縱又在於中間猾吏之手該司之瞞報貢人之浮費不可勝言 上命有司一併釐整其進排實數以成定例 御製御筆卷首曰今者釐整意盖深矣若無此舉何以知滲泄之此甚哉依此印本以置以

備考後此後若或有復濫者復請復舊者度支之臣
將此下教以奏施以制書有違之律噫此乃爲國深
計爲嗣王者焉敢忽哉
二十九年 上命承旨李之億反閱兵曹二軍色記
付實數封不動銀錢綿布麻布苧布
三十六年 教曰戶曹自戶曹惠廳自惠廳度支不
足則雖貸用於惠廳此不常有之事而度支每以不
報近來惠廳三萬石度支三萬兩逐年換用之定式
其名不正自今除之
戶曹稅入米逐年有加減而每年不足於經用之

數殆近數萬石故每以錢三萬兩換用惠廳米三萬石以應不足之需至是因戶曹判書洪鳳漢所奏以惠廳曾前貢物減下條當送戶曹米八千石名之曰庚辰作米各宮房各衙門免稅及屯田位田三手米條一幷出稅屬之戶曹又得各貢餘米及減下米合爲一萬六千餘石又以戶曹別貿貢價米中以綿布及錢參酌代下其所換米爲萬餘石以此充逐年不足米數惠廳米換用名色則永罷之

四十一年 敎曰聞兵曹封不動中爲傷腐名存者

多云或有不虞緊用者而取用於封不動則以腐朽之布備待吁嗟其時該堂該郎雖施軍律何補於此兼彌善洪檍爲反庫御史盡取腐朽者令備局從便區劃此後申嚴用舊蓄新之法勿論內外國用官用一遵此例

兵曹戸曹封不動數

孝宗朝乙未兵曹封不動綿布三萬六千六百五十匹銀一千三百六十六两

顯宗朝辛亥封不動綿布二萬四千四百五十匹銀八千八百十三两

肅宗朝庚子封不動緜布五萬五十匹內一萬匹移置江都銀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五兩

景宗朝壬寅封不動緜布五萬五十匹錢一萬兩銀一萬九千三十兩

今 上朝己丑封不動緜布五萬一千九百五十匹內二千五百匹移置南漢錢十二萬二千兩銀十一萬兩

戶曹舊無封不動自 顯宗壬子爲始緜布封不動二萬五千匹今則爲七萬九千五百匹銀則自 肅宗壬申爲始封不動十七萬兩今則爲四萬六千七

百兩錢則自今 上己酉爲始封不動五萬兩今則
爲六萬兩
戶曹一年分劃恒式
廣興倉爲百官實職軍職頒祿一年米一萬九千
二百石大豆一萬八百石劃送內司年例輸送米
一千二百七十八石大豆七十七石
軍資監爲雜職散料及各衙門將校員役料一年
米二萬四千石大豆一萬三千二百石田米一千
八百石劃送內司年例輸送米一千七百八十石
別營爲訓局將官以下軍兵放料馬料大豆及訓

局兼司僕加料一年米四萬一千三百四十石大
豆九千七百石田米二百五十六石劃送
別庫爲各衙門員役散料及兩西貢物元貢不足
別貿易價一年米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大豆三
千四百四十石田米二千二百四十一石劃送
豐儲倉爲內官頒祿及年例賜米一年米四千五
百五十三石大豆一千四百四十石劃送
養賢庫爲居館儒生供饋一年米九百七十二石
大豆二百九十七石劃送
典牲署爲醞養祭享犧牲料一年米一百八十石

大豆一千七百十六石劃送

司僕寺爲留養馬料一年大豆二千七十六石田

米五百十三石劃送

一年應下米十一萬一百四十三石大豆四萬

二千七百四十六石田米四千八百十石每年

分劃時考各倉遺在或有加減別下不在此限

錢綿布應下臨時推移無恒式

度支事例 慶尚道河陽淸道永川新寧軍威義

城靑松眞寶居昌義興英陽開寧金山知禮安義

陝川三嘉慶山慈仁彥陽咸陽山淸二十二邑忠

清道黃澗報恩懷仁鎭岑懷德永同沃川青山文義九邑全羅道茂朱一邑並以山郡田稅作綿布上納○江原道通川蔚珍高城歙谷三陟襄陽杆城江陵平海平昌旌善金化平康十三邑田稅米大豆並作布上納○黃海道新溪谷山遂安瑞興黃州安岳信川載寧長淵長連文化豐川鳳山松禾殷栗十五邑田稅作錢上納慶尚道安東尚州聞慶醴泉咸昌比安龍宮奉化豐基順興榮川禮安十二邑田稅作錢上納○三南稅米一石作綿布三匹半大豆一石作綿布二匹半三手米一石

作綿布三匹關東依此式作麻布黃海道山郡及慶尚道嶺底稅米一石作錢五兩田米一石作錢四兩大豆一石作錢二兩五十文黃海道長山以北稅米一石作錢四兩五十文田米一石作錢三兩五十文大豆一石作錢一兩七十文以爲錢布經費○一年外方巫女收稅綿布一千二百匹零每名稅綿布一匹代錢則每匹三兩五十文西北巫女稅會錄本道而北關則三甲六鎭外己酉爲始上納海西巫女稅全數管餉會錄兩南匠人收稅綿布三百三十每名稅綿布一匹匹代錢二兩三十文北道貢蔘代五升生布三千七百九十匹上納並補用經費

兵曹事例　二軍色一年所捧六道通六番騎布五萬八千三百二匹步布三萬七千二百三十三匹均廳給代四萬三千三百九十二匹坡州華龍騎步兵給代八十九匹合綿布十三萬四千八百三匹一年應下十二萬匹零此外別例有時增減無恒式

年例歲幣數

白上綿布一千匹生上綿布二千匹大好紙二千卷小好紙三千卷鹿皮一百張水獺皮三百張白紬二百匹紅紬一百匹綠紬一百匹白苧布二百

匹五瓜龍紋席二張彩花席二十張好腰刀十柄
粘米四十石
年例節使方物都數
黃細苧布三十匹紅細苧布六十匹白細苧布一
百八十匹黃細綿紬七十匹紫細綿紬一百四十
匹白細綿紬一百二十匹龍紋簾席六張黃花席
一百十五張滿花方席五十五張滿花席九十五
張雜彩花席一百十五張粘六張厚油芚十部水
獺皮二十令白綿紙四千卷螺鈿梳函四事
別使方物不在此限

年例倭國入送使禮單都數

人蔘三十斤十四兩豹皮十六張虎皮十二張白綿紬三十匹白苧布四十七匹白木綿六十匹黑麻布三十匹黃毛筆四百四十五柄

通信使禮單及別差倭入送回禮單數不在此限

戶曹一年經費出入數

孝宗朝辛卯年度支一年所入米九萬九千二百七十石田米一萬六千四百四十石大豆四萬一千七百二十七石銀三萬九千九十三兩綿布十萬九千

一百匹布五千匹〇一年用下米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四石田米三千七百六十八石大豆三萬五千二百四石銀三萬五千九百二十七兩綿布十萬三千六百五十匹布五千匹

顯宗朝戊申年度支一年所入米十萬三千九百六十三石田米一萬五千三十二石大豆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一石銀三萬二百六十二兩綿布八萬六千六百五十四布五千匹〇一年用下米十一萬一百七十四石田米一萬五千七百十七石大豆四萬七千三百四十七石銀一萬二千二百十四兩綿布五

萬三千七百五十匹布五千九百匹
肅宗朝度支一年所入分三等爲上中下庚辰爲最
多年米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一石田米二萬四千
九百十二石大豆六萬二百十五石銀三萬九千五
百十九兩錢八萬四千二百六十兩綿布八萬三千
九百五十匹布一萬九千八百五十匹〇丁亥爲中
年一年所入米十萬七千九百十四石田米三萬一
千一百五十八石大豆五萬三千一百五十八石銀
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三兩錢六萬六千二百六十兩
綿布八萬七千三百五十匹布一萬三千五百五十

匹○癸巳爲最少年一年所入米四萬三千七百八
石田米二萬六千九百六十九石大豆三萬九千九
百八十石銀六萬六千七百八十兩錢八萬二千三
百五十兩綿布六萬七千五百五十匹布六千五百
五十匹○一年用下分三等爲上中下壬午爲最多
年米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石田米一萬九千九十
二石大豆五萬一千七百三十二石銀二萬三千一
百兩錢八萬一千八百五十兩綿布十一萬五千八
百匹布二萬四千九百匹○甲午爲中年米十萬五
千六石田米一萬五千六百八十石大豆四萬五千

一百八十石銀三萬一千二百八十兩錢七萬三千
二百兩綿布七萬三百五十四匹布五千五百匹○乙
丑爲最少年米八萬六千二百六十石田米一萬六
千六百三十七石大豆二萬六千九百十五石銀三
萬二千七百三十五兩錢三萬三千九百三十五兩
綿布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匹布三千四百匹
景宗朝癸卯年度支一年所入米九萬八千五百十
一石田米一萬四千五百九十石大豆六萬三千五
百二十七石銀三萬一千一百五十六兩錢十一萬
五千二十六兩綿布七萬八千九百匹布一萬二千

五百匹○一年用下米十萬六千七百二十四石田
米五千七百三十九石大豆六萬四千五百九十石
銀四萬九千九十一兩錢十二萬六千六百七十四
兩綿布十萬八千八百匹布一萬三千五百五十匹
今 上朝度支一年所入分三等爲上中下庚戌爲
最多年米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石田米一萬五千
二百五十石大豆六萬五千八十三石銀二萬八千
三百三十二兩錢十七萬七千四百二十兩綿布八
萬八千七百匹布八千四百五十匹○己巳爲中年
米十一萬三千八百四十石田米七千十三石大豆

三萬六千六百五十石銀一萬六千五百三十兩錢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兩綿布七萬八千七百五十匹布七千五百匹〇壬子爲最小年米六萬八千五百三十四石田米一萬二百石大豆二萬三千二十四石銀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二兩錢九萬三千八百九十兩綿布三萬七千六百五十匹布六千九百匹〇一年用下分三等爲上中下丁丑爲最多年米十四萬八千四十七石田米八千二百八十石大豆四萬三千五百四十石銀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兩錢二十五萬二千二百三十兩綿布十二萬五千四百五

十匹布二萬三千四百匹〇辛亥爲中年米十二萬七千八百八十石田米九千九十七石大豆四萬四千七百二十四石銀四萬五千五百五十四兩錢十九萬八千七百九十兩緜布十萬七千二百匹布五千二百匹〇己酉爲最小年米十一萬八千七百六十石田米一萬一千四百七十石大豆四萬五千一百六十八石銀三萬六千一百四十七兩錢十三萬三千六百十六兩緜布七萬一千九百匹布二萬三千匹

臣謹按經費出入專在度支而 仁廟以前

屢經兵燹文籍蕩然 孝廟以後始可以略綽考據而歲入歲出之數逐年不同故略載其槩於右

附 均役

肅宗二十四年 教曰我國民役苦重軍政甚踈黃口之編伍白骨之徵布尤爲可矜此等弊端必須於大頭腦處從容講究量宜變通後庶可有實效矣諸臣各陳所見相與反覆商確必以痛革爲心可也二十九年領議政申琓啓曰良役軍制變通事迄今遷就啓下堂郞斯速舉行似好矣 上曰以釐正廳

爲名可也

三十七年引見大臣備局諸臣論良役變通之策領議政徐宗泰等諸臣皆以戸布爲第一其言槩以爲口錢則繁密難行戸布最爲正當　上命更加商確從長稟處

四十五年右議政李健命劄景廟代理時曰我國良役之弊實古今天下之所未聞而百年之間邦本將蹶此弊不祛則雖堯舜在上皐夔稷契布列朝廷無救於亂亡之勢豈不寒心哉今之論者或曰良丁之閒遊者衆莫如搜括而充額或曰軍門之新創者多先宜

罷去而減數以除白骨隣族之患此皆一時救急之
計非永世之利也一丁二匹其役甚重而一家三四
丁俱不得免是以昔之富户今皆殘敗轉移呼號或
至數十家之村便成丘墟此皆道路耳目之所共見
聞者也粤自 仁孝兩朝以來廟堂訏謨之臣與夫
識務談世之士其說甚多其策不一如儒布户布口
錢遊布結布之法皆莫非救時之術也今此數者皆
紙上說去而已實未嘗下手做得故朝議紛紛未有
一定之計倘 邸下奮發大志以革弊安民爲今日
第一急務則亟宜先令京外抄出一年徵布之數各

邑戶口田結之多寡以向者數者之論裁量較挈審其優劣取其不拂於民情而不損於經用者斷然行之有何顧忌哉令廟堂商確講定

景宗元年備邊司啓曰因右議政李健命箚進冊子軍布捧二匹者減一匹一匹則以田結雜役價充納雜役則移徵於煙戶而先試一二邑事旣已回啓蒙允三南營下邑不可不先試湖西之林川湖南之南原嶺南之宜寧亦爲一體設行以觀其便否何如

上從之旋因持平柳復明啓還寢

今 上二十五年忠淸監司洪啓禧求對盛及良役

之弊命赴任後詳察民情狀聞論請
二十六年三月忠清監司洪啓禧狀聞請行結布以
湖西結布議作冊子以進　教曰良役之弊昔年特
命設廳講究者　聖意至矣而汔今因循良由否德
昔年則戶結口游四條中或陳章或成冊子而進者
有之今則寥然漠然此良民勝於昔而然乎人志不
逮昔年而然歟良民倒懸日甚決無勝昔年之理人
志亦不逮於昔年而然矣噫今日爲君者若恫在己
之心不能及於昔年京外之人視幾恬然而草野有
志之士自曰其雖陳也不過一備局之休紙反爲羞

恥而不爲心常慨歎今者忠清道臣洪啓禧頃於辭
陛之前痛陳此弊其言慷慨今又投進一冊啓聞措
語不覺爲民涕下其在爲民之道豈可以元良循例
稟處事下答懇然乎然於戶於結予亦思之熟矣而
尚今泯嘿者意亦在焉今者道臣之請民皆曰便乎
哉予不信然古人云磨礪當如百鍊金凡事宜慎於
初令循例稟處若以更爲商確申聞此待民文具其
徑先設施民若不便則此弊有甚於前其令道臣春
巡時遍問于士民知其咸曰無弊然後更爲啓聞
五月戶曹判書朴文秀請行戶錢 上親臨弘化門

俯詢士民曰噫爲今民弊莫若良役粤我 聖考深軫此弊屢下絲綸而不能奉令承教非徒他日有有君無臣之歎爲嗣王者追慕痛慨之心若何當暑靜攝之中强疾臨門召問士庶自昔說救弊者戶布也結布也游布也口錢也口錢零瑣游布亦難便此則决不可行也今問者戶布結布與此外好樣救弊之道也爾等必有漆室之歎今許方寸之地其各面陳毋追悔士庶軍兵各有所陳多言戶錢便其言結布便者十居二三 上命諸臣直宿備局磨鍊戶錢議者始言戶收四五十文可以當良役所納之數及其

詳計則大戶收二三兩小戶收六七十文猶不足矣

七月 上又臨門俯詢百官儒生庶民 教曰戶結之中欲行戶錢而籍法蕩然計莫能充且徵布於減布之民予甚歉然括戶之政民皆動心幾年臨御澤不及民而白首暮年反行動民之政是爲半國之民反貽弊於一國士民故特寢其命

上引接備局諸宰六曹三司諸臣特命良役永減一匹 垂涕諭羣臣曰戶結雖不可行減布不可不爲卿等區劃給代之策以來否者毋見予也又 教曰戶結俱有掣肘之端今則全歸於減一匹之政此無

異於大同白首暮年盛暑臨殿吁嗟勾管之臣以喬
木世臣知我夙宵爲民之意豈恐放忽乎道臣守宰
其復若前吝惜使减匹之政閣而不行豈徒負君以
何顔歸見乃祖乃父乎言之及此予心慽然有識朝
臣讀書士夫豈恐爲此自今日定良役節目勾管堂
上三公摠察噫今日此擧蒼蒼照心　陟降俯臨諒
此心諒此心使我暮年少便宿食
命諸臣筭討所減之數講究給代之策領議政趙顯
命左議政金若魯右議政鄭羽良請設廳名以均役
三公勾管以申晩金尚魯金尚星趙榮國洪啓禧差

堂上齊會講確

講究給代事件　儲置米一萬三千石依　下教移劃○罷諸道監司眷率而減其營需以守禦使兼南漢留守出居廣州摠戎使兼京畿兵使設營蕩春臺而減其軍米歸之給代之需尋皆革罷○就京外衙門之應給代者量減其數或減其額以作餘保兵曹騎步兵之舊作八番每十六朔一納二匹者改作六番每十二朔一納一匹諸道水軍不得盡數給代則每一人給四斗米

講究米錢布出處五條　移劃者即儲置米稅作

綿布常賑耗軍餉耗等劃給者也○漁鹽船稅者
我國三面濵海而漁鹽之利盡歸於私門故　肅
廟朝欲别設一司專管收拾而未果至是因大臣
建白分　遣朴文秀金尚廸李瑪等於嶺南關東
海西畿内湖西湖南諸道審視定稅金尚廸在海
西病卒黄冣承　命察海西數邑及畿内而關西
關北則使道臣行之仍　命盡罷諸宫家各衙門
折受漁箭及所屬船隻使之一體徵稅至有旨可
以爲民除弊予何愛身體髮膚之　教○隱餘結
者各邑起耕之田冒稱陳災而見漏於公賦之納

者多歸於守令私用故使之從實自首者也○軍
官布者良民之家計稍裕者巧避軍役閑遊已久
到今定役必致騷撓故作爲選武軍官使各其道
設都試居首者賜第其次一人直赴會試其次五
人免當年布其餘徵布一匹以補給代之用者也
○分定者諸道監兵營各錢幾兩布幾匹使之輸
納又令各邑以其某樣所收充給水軍粮米者也
嶺南水軍最多因道臣閔百祥狀聞罷不緊七鎭以紓各邑之力
二十七年五月領議政金在魯上疏言各處分定不
可不革罷漁鹽軍官不可不釐正又　筵奏言變法

反有無限弊端不如還存舊法爲愈　上教以國雖
亡決不可失信於百萬軍民左議政趙顯命進均役
或問冊子請變通兩軍門減鎭堡罷營將幷州縣行
會錄法諸議多以紛紜變更難之兵曹判書洪啓禧
亦疏陳通變事宜請於六道田結每一結收五十文
以立根基隱餘結漁鹽稅選武軍官略加整頓而分
定諸條一併罷之　命廟堂稟處
六月　上御明政殿試文臣製述以良役變通親策
而問之又　御明政殿招問蔭武特減月令進上以
其價米補給代之用　御明政門以結錢便否俯詢

於儒生庶民及鄕軍鄕吏言便者多言不便者少
教曰二次臨門一次臨殿減布之政雖行其於均役
尚不了當此豈體昔年爲民減疋之意哉今又再次
臨殿一次臨門慨然之意大臣諸臣旣承下教而近
來益懈惟使其君憧憧于心推諸一人袖手傍觀雖
由於予之誠淺諸臣亦豈無飭兵判外均堂並越俸
一等自今日堂上郞廳直宿備局講究其事登對以
稟

領議政金在魯與均役廳堂上申晚金尚星洪啓禧
洪鳳漢（金尚魯出拜關西伯後啓下）趙榮國郞廳韓光肇金致仁

相議草成結米節目登筵稟裁逐條刪正又發關詢問於諸道道臣狀聞俱無異議九月節目始成啓下頒布見田賦考租稅條○移劃漁鹽隱餘結軍官布分定五條已見上並結米爲六條而分定條革罷別有會錄一條附左兼錄隱餘結軍官布結米數及各衙門各道給代數惟漁鹽數見漁鹽條

節目會錄條　平安監營綿布千五百匹會錄而別餉二萬匹外磨鍊兵營綿布千匹會錄而戊辰定式別備外磨鍊黃海監營綿布千匹兵營綿布五百匹忠淸監營租七百石全羅監營租五百石慶尚監營租四千石三局納米五百石合綿布四千匹租五千二百石逐年會錄○軍作米十萬石

內京畿二千石湖西二萬石嶺南五萬石湖南二萬八千石湖南檢營米五千八百五十石七斗折半糶糴取耗年終報本廳設有給代不足取來補用之事元數則勿爲犯用年年糶糴取耗之數與元數相當則報本廳隨便發賣以錢會錄

隱餘結稅數爻 京畿水田三百八十八結旱田五百九十一結稅米八百四十石大豆一百三十七石○忠淸道水田五百二十一結旱田九百五十六結稅米一千三百二十一石大豆二百五十五石○江原道水田一百六十八結旱田六百四

十二結稅米七百三十八石大豆一百七十一石○黃海道水田九百七結旱田三千八百十結稅米四千八百六十三石大豆九百七十三石○全羅道水田三百九十九結旱田五百九十四結稅米九百一石大豆一百五十八石○慶尚道水田一千九百四十九結旱田四千五百十二結稅米五千六百八十九石大豆一千二百三石○平安道水田二千五百六十五結旱田四千四百五十一結稅米三千二百五十九石大豆四百九十四石

選武軍官數爻 京畿一千八百九十人忠清道四千十人江原道二千十五人黃海道三千五百三十人全羅道六千十五人慶尚道七千四十人摠二萬四千五百人己丑秋捧時都試入格三十六人遭故者二千七百九十一人實捧綿布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三疋

結錢數爻始定結米有米有錢後以米條收捧及上納時有弊一併以錢收捧 京畿三萬六百二兩忠清道六萬九千五十八兩江原道九千七百十四兩黃海道三萬九千一百八十七兩全羅道十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兩慶尚道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四兩摠錢三十七萬二千

四十五兩摠數中八萬四百十六兩外方給代實上納二十九萬一千六百二十九兩○

即己丑收捧之數

各衙門各道給代數　兵曹二軍色騎步兵給代綿布四萬八千九百五十九匹二十尺內京畿撥價綿布四千三百二十六匹純錢上下本色綿布四萬四千六百三十三匹二十尺錢布叅半上下都案色別騎兵給代綿布七千五百匹錢布叅半上下○以上分六當上下一軍色綿布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一匹錢布叅半上下馬色綿布二百八十八匹給代自十月始四月望前准下下同訓鍊都監砲保綿布三萬五千六百三十匹禁衛營騎士保綿

布二千八百五十二匹御營廳騎士保綿布三千
九十匹戶曹漕軍綿布二千二百七十二匹水夫
綿布一百二十八匹掌樂院樂生樂工保綿布三
千七百二匹尙衣院諸員及鍼線婢奉足綿布一
百五十七匹司饔院諸員綿布五百八十五匹司
僕寺諸員綿布二千八百九十匹內醫院差備醫
女奉足內醫女奉足綿布一百三十二匹惠民署
醫女保綿布八十匹議政府差備書吏綿布一百
匹中樞府差備書吏綿布一百五十匹吏曹留曹
書吏綿布五百十匹工曹匠人保鍼線婢奉足綿

布三千六百四十匹軍器寺匠人保綿布二百三十匹繕工監匠人保綿布八百匹紫門監匠人保綿布二十匹典設司諸員綿布五百匹校書館唱準及匠人綿布一千六百七十三匹造紙署匠人保綿布六十匹內苑土木匠人綿布一百匹以上綿布並十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九匹二十尺○成均館石魚價錢二千兩漁鹽條給代六月爲始七月內准下下同四學石魚價錢五百兩毓祥宮祭需錢五百兩湖南年例端午進上石魚卵醢錢一百三十七兩六十二文以本道漁鹽稅錢會減司饔院漁夫船稅錢一千六百五十兩一依

年條給代者老所綿布二百五十匹宗簿寺綿布一百二十五匹每年以錢給代工曹津船每年六七隻新造六七隻改槊定式而新造價則定以一百二十兩改槊價則定以六十兩一依啓下節目及井間逐年會減○慶尙道水軍三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名統營水軍八千九百九十八名全羅道水軍二萬五千六百八十名忠淸道水軍七千四十九名黃海道水軍六千四百九十三名江原道水軍四百名京畿水軍四千二百六十一名合九萬一千六百七十八名每名各錢一兩合錢九萬

一千六百七十八兩上下會減釜山鎭炭軍雇軍炭匠人炭射夫四色以本道軍官布給代所減綿布二千七百六十三匹安興鎭騎兵四百名給代以本道軍官布四百匹會減訓局軍餉保給代米二千八百石禁衛營米保給代米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二石御營廳米保給代米一萬五千一百三十石十二斗合三萬三千八百七十二石十二斗以儲置米營需米結米分劃諸道使之直爲輸送於該軍門其不足之數以隱餘結所捧米區劃

二十九年 教曰畿甸國之本也而若是大歉國役

裯疊莫若近年今年畿甸結錢通一道蕩減以示予
暮年恤元元之意
三十一年 教曰今年八道俱歉諸道結錢特減其
半以示予爲元元之意
命減寺奴婢貢木各半匹以均役廳錢二萬六千六
兩給代仍成節目
三十二年 命今年結錢畿甸關東尤甚邑全減之
次邑減半三南尤甚邑減半
三十三年 命今年畿甸三十六官結錢蕩減因忠
清監司金尚喆狀達丹陽懷仁甲戌乙亥兩年條結

錢亦爲蕩減

三十四年 命京畿改量邑當年結錢特減寧越府

今年結錢一體蕩減

三十五年 教曰海西之歉甚於諸道尤甚邑特減

結錢之次邑減半畿甸歲歉無異海西尤甚邑結錢

特爲減半喬桐特爲全減

三十六年 命今年畿甸尤甚邑結錢全減之次邑

減半

三十九年 命關東七邑尤甚面結錢全數蕩減之

次面折半蕩減

四十年因湖西暗行御史書啓 命石城扶餘結錢
特爲減給又以春秋謁 陵命減畿内尤甚邑結錢
楊州高陽亦 命一體減給
四十二年 命京畿一道結錢特爲蕩滌
四十三年 命湖南被燒民人等結錢蕩減鐵原被
燒民人等結錢亦 命除減
四十四年 命減今年諸道尤甚邑尤甚面結錢折
半之次邑尤甚面減三分一又 命懷仁尤甚面結
錢減三分二丹陽清風尤甚面減半
四十五年 命兩 陵守護軍特減一年結錢又

命三陵守護軍結錢減半

四十六年諸道今年所捧選武軍官收布　特命減半

臣謹按我國租庸調之制猶未詳備土地貢賦之外無他財用放番收布以資養兵者其來蓋久而各衙門之巧爲名色稱以良軍收布二匹遂作經用名色滋繁日益濫觴良役收布在　肅廟初年猶爲三十萬匹至于當宁中年爲五十萬匹西北外六道應良役之民不過爲十餘萬戶以十餘萬戶應五十

萬匹之役於是乎有白骨徵布黃口簽丁之
寃自　列聖朝屢降惻怛之教每有通變之
議而朝論多歧迄未定行逮我　聖上庚午
體　先朝之德意軫黎元之困窮　垂涕臨
門廣詢中外亟下良役減一匹之　教内而
各衙門外而各營鎭減省之數爲二十餘萬
匹而軍需經費之不可不給代者尚爲二十
餘萬匹故多般講確設廳均役就六道田結
毎一結收米二斗或錢五十文又以漁鹽船
税選武軍官所收隱餘結所捧充其不足之

數以爲減匹給代之用嚴立科條永垂來後
此實出於我　聖上恤民若恫之至意而亦
是國計之肯綮經費之關棙與貢案之變爲
大同寔相表裏不可不詳記其顚末故別以
均役爲目附之於國用之篇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六十八

崇政殿　校正

財用考 二

漕運

高麗初南道州郡置十二倉忠州德興原州興元牙州(牙山)河陽富城(瑞山)永豐保安(扶安)安興臨陂鎭城羅州海陵靈光芙蓉靈巖長興昇州(順天)海龍泗州(泗川)通陽合浦(昌原)石頭倉又於西海道長淵縣置安瀾倉倉置判官州郡租稅各以附近輸諸倉翌年二月漕運近地限四月遠地限五月畢輸京倉限內發船因風失

利梢工三人以上水手雜人五人以上并米穀漂沒者勿徵限外發船梢工水手三分之一敗沒者其官色典梢工水手等平均徵納

成宗十一年定漕船輸京價其所運遠者每五石定價一石近者每二十石定價一石以是爲差

靖宗朝定十二倉漕船之數石頭通陽河陽永豐鎭城芙蓉長興海龍海陵安興各船六艘並哨馬船一船載一千石德興二十艘興元二十一艘並平底船一船載二百石

文宗十八年以禮成江船一百七艘一年六次漕轉

龍門倉米于麟龍鐵宣郭等州及威遠鎮以充軍粮
三十三年判公私漕運穀米梢工水手等托爲敗船
溺水私自分用者並令徵之
元宗十四年元帥金方慶奏曰忻都等索軍粮甚急
宜以全羅道貢米補之王問計於宰樞皆曰近來倉
庫虛竭經略司及諸般供億尚不能支請以慶尚道
租稅輸助軍粮全羅道貢米悉令轉運京倉從之
忠烈王十五年遣監察侍承呂文就直史館陳果等
以船四百八十三艘運米六萬四千石于盖州忠清
道指揮使大將軍林庇全羅道指揮使左司議大夫

崔謁以轉運後期皆削職乃以知密直司事羅裕爲忠淸道都巡問使判三司事朴之亮爲慶尙全羅道都巡問使以督軍粮

十七年元帝觀遼東水程圖欲置水驛語鄭可臣曰汝國無所產唯米與布耳若欲輸之則道遠物重所輸不償所費今欲授汝江南行省左丞使之主海運歲可致若干斛匹豈唯補國用可以足東人寓都之資對曰高麗山川林藪居十之七耕織之勞僅支口體之奉況其人不習海道以臣管見恐或不便帝然之

恭愍王四年倭寇全羅道掠本道漕船二百餘艘

二十年教曰近因倭寇漕運皆由陸路其令州郡修葺院館儲峙薪芻以便行旅

權近記龍安城漕轉曰南方漕轉之入惟全羅最遠必浮于海而後達于京師自倭之興收租之所不海口而于山之諸城民之納租牛載馬馱登陟險阻顛躋氷雪歷三冬而甫訖及春將漕又輸于海道途遼隔數宿而達不事其農追夏乃已冬則凍餒春則飢羸人畜物故絡繹于道又其斗耗隨量隨減則必加租以補甚至稱

貸而取盈都觀察使盧公嵩其於漕轉欲立長策以利于民遵海而觀相其地利於全之界則得鎭浦之龍安於羅之界則得木浦之榮山公乃咨謀於衆曰築城於玆以收租稅則民之輸者一舉以畢及至海轉舟泊城下可員而載賊來堅守以爲屛翰則亦莫能深入爲寇便於民而利於國盍是築乎衆樂聞命卽以驛聞越秋八月農務旣閑命知古阜郡事鄭渾前光州牧使黃居中前判事盧元明前古阜郡事鄭士雲督龍安之役羅州判官尹義前開城尹金仲光

鄭允孚前判事羅璡監榮山之築各徵所管諸州之民以興其役永世之功閱月而畢

本朝柳馨遠曰高麗初南道水郡置十二倉以便漕運其在沿海者十而本朝只置若干海倉未知其故盖自毅明以降國亂無政祖宗之制鮮有不廢至其季世倭寇縱橫刼掠海邑南道租稅多從陸路以運莽懸時令量地遠近立院館復傍近人民以應運米止宿國初承其獘沿邑爲墟者尚多未復其未盡設海倉者想亦以此厥後因循以迄于今今當量宜增置以復古

制也

恭讓王二年設水站以便漕運侍中鄭夢周建白也

臣謹按水站者乃是海運外江水之可以通船處設倉以便漕運也水站之制我朝亦行之左水站則運南道穀右水站則運西路穀海西田稅作布之後右站則今廢

本朝太宗三年慶尚道漕船三十四艘沒于海上聞之臨朝慨然曰責實在予是驅人就死地又曰米不足惜死者何罪右代言李膺曰陸輸之難甚於水運 上曰牛馬之勞不猶愈於人之死乎

世宗十年以龍安德成倉水道堙塞移于咸悅後爲
聖堂倉
世祖朝建忠州可興倉倉舊在金遷西厓移建于可
興驛東二里收慶尙道諸邑及本州陰城槐山淸安
報恩丹陽永春堤川黃澗永同淸風延豐靑山等官
田稅于此漕至京師
金安國撰李世應碑曰慶尙一道忠淸上流租
稅自高麗時輸積于忠州江邊乃漕于京名曰
可興倉而實無藏穀間架秋稼收後兩道各差
守令一員自歲季監納終春而至盡露積于涯

岸盖覆遮藉之費民力大困漕畢則棄之歲輒
改供既無倉屋又無墻垣易於偷竊諸邑典吏
苦監守雖晝夜周謹不能防耗失之患及納京
計耗責徵吏破產相望至本朝朝議欲造倉廩
矣傍居之人歲以露積之具牟厚利百方沮撓
竟不行公之在忠清安國適亦按慶尚朝議又
起有旨命兩道監司同審便否以聞馳會相視
議合共條列設倉之便不設之害具本馳啓畢
蒙俞允公又慮事遷延或有中止督郡邑刻期
構造令撤㫄近廢寺之材以用之費省而功速

民弊永祛遂爲萬世之利

時以泰安漕船路開鑿事衆論不一申叔舟獨曰苟有利於萬世固當竭力成之況有可爲之勢乎但患爲之不力而羣議沮之也命叔舟爲忠清道都體察使往審之事竟不行

臣謹按自高麗時以安興梁水道爲衆流所激又有巖石之險漕船多致覆敗議由蘇泰泰安縣境鑿渠通之使每歲漕運不經安興梁之險而竟未施功本朝屢有此議至 顯廟朝設兩倉於掘浦南北相距十里許兩南漕

稅納於南倉以車牛轉輸北倉是爲安民倉
以有弊端旋廢之

經國大典 諸道漕稅倉京畿諸邑江原道淮陽金城金化平康伊川安峽鐵原等邑田稅直納京倉牙山貢稅串倉收忠清道田稅忠州可興倉收忠清慶尚道田稅咸悅德成倉靈光法聖浦倉羅州榮山倉幷收全羅道田稅原州興原倉春川昭陽江倉幷收江原道田稅白川金谷浦倉江陰助邑浦倉幷收黃海道田稅○監納官斛斗升依法校正烙印行用隨毀隨改十一月初一日始開翌年正月畢收稅當該官先

期點檢船隻漕轉先令慣知水路者於船行可慮處
指揮進退○故令敗船盜用明白者全徵事涉疑似
者徵三分之一敗船明白者勿徵受盜用人贈遺立
證者以竊窩論○漕船之數全羅道榮山倉五十三
隻法聖浦倉三十九隻德城倉六十三隻京畿左道
五十一隻右道二十隻隨造烙印典艦司別造船不在此限水夫左道
三百六名右道一百九十三名分二番○漕船往來
萬戶押領不敗沒完全者萬戶以下論賞什物支木
令漕卒水夫備納凡船不用心看守以致朽破或失
或火燒水運海運判官幷重論漕卒水夫依兵船例

徵綿布居刀船則小猛船數減半
忠州可興倉慶尚道所納則山郡作錢後不納於
可興倉只屬忠清道忠州陰城鎭川延豐清安槐
山清州東倉
成宗十八年復移咸悅德成倉于龍安改名得成倉
後又移于沃溝羣山倉
中宗七年以羅州榮山倉水路險阻多致覆敗移其
所收田稅于靈光法聖倉又分法聖所收田稅于沃
溝羣山倉
臣謹按大典及續典所載漕倉外礪山羅巖

倉泗川場巖倉梁山甘同倉海州結城倉等

皆是漕倉而設廢事實未得其詳

宣祖二十六年　帝勅賜山東糧十萬石漕運濟餉

體察使柳成龍狀曰各處漕運之船前年變生以

後皆爲散去不知在處然船隻非如他物可以隱

匿必散在於江華海邊等處而無官主張故不能

推問水運判官宜以有名望幹辦文官差出二人

急速收拾船隻一以漕運于南方一以漕運于西

海使無遲滯後時之弊

孝宗元年　教曰沿海守令漕運之事視之尋常致

有覆敗之患百姓粒粒辛苦之米歸於海中漕運之
路將廢須着力行之無覆敗改色之弊
右議政金堉劄曰漕運國事之最重者也兩湖民
命在於利涉湖南之路臣不得以熟諳至若湖西
臣所目擊瑞山泰安之地走入西海爲安興之東
峽兩南稅船飛帆到此日暮道遠風力已盡潮退
水淺觸石而碎此誠湖海之瞿塘臣聞湖中士子
之言安民海串之中有一道長浦幾五十餘里北
抵瑞泰之間古人有欲掘鑿開導以通南北之潮
者因中央巨石而止其間僅一牛鳴地云若設倉

於此以他船替載如通州石閘之制則可免安興之敗而永保萬世之無虞此漕運之上策也

判書南二星疏曰泰安掘浦臣亦目覩而當事之人既已審視其可否臺閣之臣今又質言其便利而此乃王康鄭襲明之所不得施設安哲孫申叔舟之所不能成功一朝斷以爲必鑿而臣竊以爲過矣

行判中樞府事宋時烈擬疏曰安興設倉之利病臣不敢知而惟不利於權貴家賄賂私卜之路則較然矣夫船有大小載有多寡所載稱其大小則

雖遇風波無臭敗之患而惟其私物之添載者或怵以勢力或啗以償貰其數或倍於公物矣彼船格之人惟思僥倖不計非任添載旣多水與船平則乃以藁索添補船上以防之小有風浪則並人命與公私之物而皆沒焉豈不傷痛也哉

兪棨曰船運之所以致敗者多由於候風之不謹而或出於姦宄之乾沒敗船當徵之法自有舊典而今若申嚴法令或降黜其邑宰或徒流其監色而使之不拘期限必以風和之時來納于京倉則人皆畏懼敗沒者自少而況當初收

捧必存贏餘者所以備不得已之需應而變通之也安有因此而再徵於窮民以失大信之理乎

肅宗二十三年革罷海運判官以漕軍等責應雜支全羅忠淸兩道都事例兼判官丘債及各項費用責徵於漕卒者一幷罷之

今上壬午賁津倉漕船牙山縣監領納事定式後忠淸都事海運兼帶權減

二十四年以荐飢奏請北京海運米三萬石吏部侍郎躬親領來泊於義州中江一萬石白給二萬石交

易

今 上七年藥房提調金在魯奏曰近來三南稅穀之晩時裝發實由於船隻之乏貴而其中嶺南海路比他道絕遠漕運甚難故必自京廳分送案付船而一自戊申年三十餘隻敗沒之後船數大縮尚未復舊今番敗船之數亦至四十隻之多京江船隻之餘存者絕少明年三南漕運之道比前倍難今番風雨安眠島風落木之合於船材者其數可至萬株云以此多造船隻仍令各邑使用則漕運無慮而亦有補於緩急之用 上從之

續大典 諸道漕轉赴限發船上納忠清道黃海道
二月二十日以前發船三月初十日內上納全羅道
三月十五日以前發船四月初十日內上納慶尚道
三月二十五日以前發船五月十五日內上納各倉
該官員點閱領船湖南則法聖羣山兩僉使永定差
使員聖堂倉漕船以羣山差員兼領湖西則以邊將
中勤幹擇差全羅忠清兩道都事俱兼海運判官海
運牙山貢津倉漕船十五隻漕軍七百二十名咸悅
聖堂倉漕船十一隻漕軍五百二十八名靈光法聖
倉漕船二十八隻漕軍一千三百四十四名沃溝羣

山倉〔大典後新設受全羅道稅〕漕船十七隻漕軍八百十六名漕軍〔今廢分番〕每名收布二匹而其中擇定沙格每船沙工一人格軍十五名永定免身布給料漕軍每名給復二結漕船新造年則各加給一結每結收米十五斗與身布並納于各該倉以爲沙格料及漕船之費左水運忠州可興倉水站船十五隻每船沙工一人格軍三名每名奉足水夫二名各收身役租三石右水運白川金谷倉今廢所屬邑皆作錢上納平山一邑貰船上納〔榮山倉興原倉昭陽江倉助邑浦倉載在大典而今無漕船漕軍〕各邑監宮色吏同騎船船隻一齊作綜漕船每運以三十隻

作一綜現點於元山及安興逢點於元山差使員又到泊安興逢點於僉使此指三南海路漕轉元山差使員以公洪水虞候永定沿邑護送漕船上來時各邑境嶼草山上下內外立標以慣知水路者每船二三人並騎指路傳遞交付給文憑考到京江卽時本曹堂上郞官親往點檢諸邑不屬于漕倉者田稅並以地土船直納京倉無地土船邑則勿論京江船船主及沙工船卒等並考號牌必擇有根脚者許載實載以一千石爲限過數者守令與船人並論罪漕船則依前以六百石爲限視其道里遠近每四五邑定一差使員

所管邑稅穀點閱分載發船月日先報本曹上納趂限監色同騎等事並同漕船諸道大同米上納船亦用漕船事目而作綜逢點則嶺南外否嶺南大同米亦以地土船載送而觀察使定差使二員分左右道領納京畿田稅大同米陸運自納邑守令趂期領民納京倉○漕船添載私穀者屬公非漕船則並給船價漕船無船價而若載大同米則船價全給若載位米及大豆則給船價三分之一水站船船運時自各其邑米大豆每石七合五勺收給船價凡船價米各倉地方官與差使員田稅一時眼同捧上船頭出給

○凡漕運船致敗地方官聞卽不計昏夜親往拁奸拯出致敗處距本官一日程則拯米及乾劣米本官獨當改色過二日程則拯米地方官改色乾劣米本官備納凡敗船改納則無加升米敗船米一斗水浸剩四升五合蒸乾劣三升九合三勺若平一石則水濕剩六斗七升五合蒸乾劣五斗八升八合敗船所在守令隨卽拯出斗量分給蒸乾後依此式還納其未拯之數該船監色沙格等嚴刑徵捧大洋致敗人物渰死者査實免徵故敗者監色船主沙工並梟示和水現發則首倡者梟示一船人幷嚴刑定配偷取

十石以上者梟示虧欠者領船人沙格逐名均徵納
倉時監色沙格故爲延拖弄奸者重論○押領差使
員五十隻以上不敗到泊者論賞三隻以上致敗者
論罪○水站船七年改槊十四年新造漕船十年改
槊二十年新造
忠淸道貢津倉漕船十五隻載田稅位米及大豆
屬牙山燕岐木川天安温陽全義淸州則西倉牙
山縣監領納○全羅道法聖倉漕船二十六隻載
田稅位米及大豆屬光州潭陽淳昌玉果高敞和
順谷城長城同福井邑昌平法聖僉使領納○羣

山倉漕船十八隻載田稅位米及大豆屬全州鎭安長水泰仁金溝任實臯山僉使領納○聖堂倉漕船十二隻載田稅位米及大豆屬高山珍山雲峰龍潭益山錦山南原臯山僉使同爲領納每船沙工一名格軍十二名三番合漕卒四十名慶尚道三

漕倉所屬邑及漕船格軍數見下段

戸曹事例 每年歲初漕運事目磨鍊啓下行會各道與大典續大典所載略同

三十六年慶尚道設左漕倉於昌原是爲馬山倉載田稅大同漕船二十五隻屬昌原咸安金海漆原熊

川鎭海宜寧巨濟固城東南面龜山僉使領納設右漕倉於晉州是爲駕山倉載田稅大同漕船二十五隻屬晉州昆陽河東南海丹城泗川固城西北面赤梁僉使領納先是本道沿江邑每年稅大同上納久爲奸猾京船主輩幻弄之端公穀之敗沒拯米之再徵實爲民邑難支之弊至是因慶尚監司趙曮狀請大臣覆奏始設兩漕倉船隻新造改槊載運等事略倣兩湖漕運事例自惠廳節目啓下

四十年　教曰稅船添載過時裝發自有禁令此後其宜嚴立科條今後數十石添載者禁錮三年百石

添載者禁錮五年雖一枚木一隻檝稅船添載者當該守令拘顏情而捧載差員一體限十年禁錮晚時裝發人若數十日禁錮三年若過一朔亦爲禁錮十年

四十一年慶尚道又設後漕倉於密陽是爲三浪倉載田稅大同漕船十五隻屬密陽梁山只納田稅玄風昌寧靈山薺浦萬戶領納庚辰兩漕倉設立時以密陽等邑稍遠於左倉之故只以田稅出浦大同則作布矣民情爲其便近願並納田稅大同於密陽三浪倉故稟請施行船隻則以左右倉中餘船移屬不足之

數則加造左右倉漕船各二十隻三倉每船沙工一
名格軍十五名每船漕保三十二名
田稅不由漕倉直納邑
京畿衿川果川龍仁安山陽川仁川永平抱川富
平田稅陸運○水原陰竹陽智陽城安城驪州振
威南陽砥平加平通津金浦漣川坡州交河楊根
利川竹山朔寧長湍豐德喬桐積城麻田田稅船
運○高陽楊州田稅以　陵寢所在永減○廣州
田稅州倉會錄
忠淸道德山禮山瑞山連山定山鴻山稷山尼山

韓山林川舒川沔川堤川淸風永春丹陽靑陽洪州公州新昌石城結城保寧恩津大興扶餘海美平澤鹿仁藍浦唐津田稅船運○泰安田稅輸納江都

江原道春川寧越狼川安峽橫城洪川鐵原麟蹄楊口原州伊川田稅船運○淮陽金城田稅州倉會錄

黃海道金川白川延安平山兎山甕津海州康翎田稅船運

全羅道羅州綾州礪山長興順天金堤古阜靈巖

寶城樂安珍島臨陂萬頃海南南平光陽求禮康
津扶安務安茂長興德沃溝咸悅龍安咸平興陽
靈光田稅船運
慶尚道寧海盈德清河興海迎日長鬐慶州東萊
大丘仁同草溪高靈星州善山機張蔚山漆谷田
稅以倭供下納東萊
平安道田稅本道管餉會錄
咸鏡道田稅各邑州倉會錄而咸興一邑爲營本
官需用
江華開城兩都田稅仍留本府

忠淸道全羅道慶尙道田稅作綿布邑江原道
田稅作布邑慶尙道黃海道田稅作錢邑幷見
國用條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六十八

六考備

尉

一